

Washington's Crossing
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



本书荣获 2005 年
美国普利策
历史类图书奖

美利坚

开国生死战

[美] 大卫·哈克特·菲什尔



当代世界出版社

· 当代世界译丛 ·

本书荣获 2005 年美国普利策历史类图书奖

美利坚开国生死战

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

(下册)

Washington's Crossing

by David Hackett Fischer

[美] 大卫·哈克特·菲什尔 著

苏文君 耿 丹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7 年·北京

目 录

地图	vi
编者手记	vii
前言	1
叛逆者	5
正规军	23
黑森雇佣军	39
战役之部署	51
纽约沦陷	63
撤退	88
危机	107
占领	124
机遇	142
渡河	161
行军	173
奇袭	184
艰难的抉择	208
优良战场	218
石桥	227
两个战争委员会	242
普林斯顿之战	256
后果	275
结束语	287
附录	302
编史	349
参考文献	385
缩写词对照	422
注释	423
地图资料	482
致谢	484
索引	487

地 图

1.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1776—1783) 的德国军队,	41
2. 1776 年 8 月 27 日长岛战役,	74
3. 纽约城沦陷,	81
哈莱姆高地,	81
4. 华盛顿堡沦陷,	85
5. 新泽西: 美国大撤退,	98
康华利渡河, 1776 年 11 月 19 日,	98
6. 英国和黑森部队在新泽西的卫戍部队,	146
7. 新泽西的起义,	151
8. 华盛顿横渡特拉华, 1776 年 12 月 25 日,	167
9. 美国军队向特伦顿进军的行军路线 1776 年 12 月 26 日,	180
10. 1776 年 12 月 26 日的特伦顿: 美国的进攻,	190
黑森军队的第一次反击,	190
黑森军队的第二次反击,	190
11. 特伦顿战役: 美国的包围圈, 黑森军队缴械投降,	196
12. 侦查图, 普林斯顿, 1776 年 12 月 31 日,	222
13. 特伦顿战场上的第二次较量 1777 年 1 月 2 日,	230
康华利的行军顺序,	230
阿索平克溪畔的试探性进攻,	230
14. 普林斯顿夜间行军路线,	252
15. 普林斯顿战役, 1777 年 1 月 3 日,	258
16. 普林斯顿: 美国的进攻,	267
17. 华盛顿大军: 前往莫里斯镇; 康华利大军: 撤至不伦瑞克,	272
18. 1777 年 1 月 4 日—3 月 24 日粮草战争,	281
19. 费希尔的特伦顿战役部署草图, 1776 年 12 月 26 日,	331

石桥

阿索平克溪：极度艰难的时刻

这座石桥上一片猩红，到处流淌着战死士兵和受伤士兵的鲜血，染红了他们身上本来就鲜红的军服。

——军士约瑟夫·怀特，1777年1月2日¹

新年第一天的夜晚，查尔斯·康华利将军到达了英国驻普林斯顿的战地阵营。他的心情很糟，五天之前他还在纽约期望着战事能稍有缓和，他好向英国政府告假，回家看望他朝思暮想的妻子杰米玛，妻子的身体健康情况让他忧心忡忡，威廉·豪将军准许他冬天乘船回家，12月27日，康华利已经将行李装上了布里斯托尔号战舰，可就在船刚刚要起锚的时候，一个送信兵骑马飞奔至岸边，向康华利报告了英国军队在特伦顿惨败的噩耗。²

康华利的休假被取消了，威廉·豪爵士命令这位最得力的陆军将领开赴战场，这道命令简洁明了：找到叛乱军的所在位置，迅速发起进攻，直到完全摧毁他们。驻守纽约和新泽西的英国军队与黑森雇佣军进入备战行军状态，一万大军在不伦瑞克和普林斯顿紧急集合。元旦这一天，康华利带领军队以“强行军”的速度沿大邮路从纽约赶至普林斯顿，路程大约有50英里。到达普林斯顿时天已经暗下来了，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夜晚，一路上军队经历了长途跋涉，道路异常难走，士兵们就在齐膝的泥浆中奋力前进，大军的后面有三支骑兵做护卫，之后康华利接管了一直由理查德·斯托克顿驻守的位于村庄最西部的莫文堡用来做战争司令部，

291 这座宫殿早已经被英国骑兵占领，房屋也已经被劫掠和毁坏，屋子中悬挂的油画成了士兵们演练拼刺刀和剑的靶子，藏书室里的书籍和纸张也因为取暖被烧成了灰烬，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只留下一座空房子散发出烂草和垃圾的臭气。³

即使身在一个如此阴沉落魄的建筑中，康华利还是将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带到了这里，他立即就使自己的司令部充满了活跃向上的自信气氛，他“与战争委员会中的各位将军商讨战事”，不去讨论华盛顿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而是告诉他的属下他准备要做什么，康华利“宣布自己意欲在清晨向特伦顿方向进发，”这份战斗计划里没有任何细节上的要求，他已经下定决心倾其全部力量，沿大卹路的主干道发动进攻，集中兵力直扑美国大军。⁴

而康华利属下的指挥官们却并不是完全同意这个战斗部署，黑森军队上尉卡尔·冯·邓宁就公开表示反对这个计划，邓宁一直非常熟悉附近的乡村地形，也在战争中由于新泽西的地理位置而吃了不少的苦头，他清楚美国军队今非昔比，已经不是几星期前的大陆军了，况且他在实际作战中也领教了美国军队行动的神速，邓宁力劝康华利改变作战计划，分两路向特伦顿进军：一路按照康华利的原定计划直接从大卹路奔向特伦顿，另一路要从左翼分行，从南部穿过克林伯利和艾伦镇赶到克罗丝威克斯，转攻美国军队的右翼。

这位黑森指挥官坚信，如此一来将迫使华盛顿放弃特伦顿，他认为这样会把美国带入一个“不利和不稳的局势中去，失去了特伦顿，就意味着华盛顿失去驻守在我们阵地周围的美国新兵训练营”。邓宁还宣称，“康华利勋爵只需稳稳地在美国的败军后进行追击，那么由此华盛顿的军队将在一种缺粮少弹的困境中不战自败，不消几天就可以被完全消灭。”然而，康华利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已经下定决心，并且不会轻易改变，他要在清晨率领着他的精兵沿大卹路直插特伦顿，以往所有的作战经验告诉康华利，只有迅速猛烈的进攻才是消灭虚弱敌人的上策。约翰·埃沃尔德上尉充满悲伤地写道：“我们轻视了敌人，所以我们逃脱不了必须付出代价的命运。”⁵

292 康华利旗下的确是一支庞大的军队，驻守在普林斯顿附近的就有大约 8000 英国正规军，这要比华盛顿集合的所有民兵的数量多得多，此外，几千名英国军、德国军和亲英分子组成的部队岗哨遍布泽西北部，只要有需要，这些部队将一呼百应。英国的无数门大炮已经排着队开进了普林斯顿，从不伦瑞克、安保和纽约运来的装满军需品的大马车也成队到达，每排长队都包括 42 辆运送马车。紧随其后的是由英国军需官安排的骑兵护卫队，这些骑兵遍布泽西的乡村地区，在负责“押送军需马车”的同时还要在附近地区攫取更多的军需供应品。

军队人数与军需供应对于康华利这位英国统帅来讲并不是难解决的问题，而他旗下的军队素质更不会给战争造成阻碍，康华利的这支大军是他从英国皇家军队中挑选出来的精英，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个元旦的夜晚跟随在康华利左右，驻守在普林斯顿附近。英国第一支近卫步兵团就是跟随康华利的部队，第二支卫戍兵团则作为预备队驻守在不伦瑞克，另外还有两支高地步兵团，康华利旗下还拥有六支规模庞大的掷弹兵团（由四支黑森军和两支英国军

组成)、两支英国步兵团以及黑森兵组成的耶格兵团。

跟随这些大部队的还有一长列英国大炮,这些大炮都是12磅的重型火炮,可以应用于野外作战,每门大炮都是华盛顿军中最大型火炮的两倍重。康华利还拥有七支英国步兵团,每支军团分成两个旅,其中有的步兵旅是整个部队中最精华的作战力量,如亚历山大·莱斯利第二军团中的第5旅、第28旅、第35旅和第49旅,预备军团第4大军中的精英步兵则是由查尔斯·莫胡德上校率领的3支步兵团以及第17旅,这第17旅是英军中战斗力最强的步兵军队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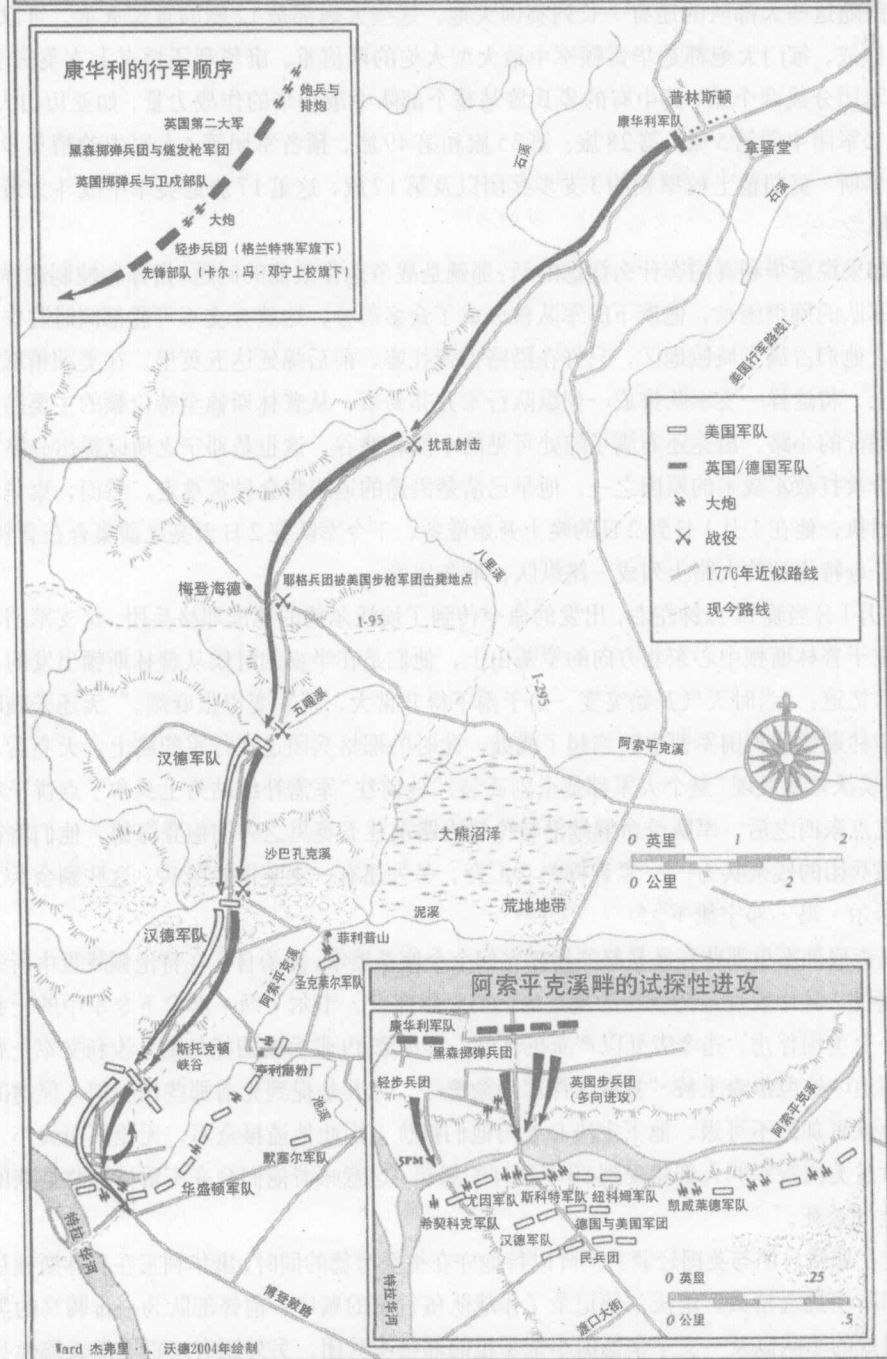
如果说康华利真的有什么忧虑的话,那就是战争运作效能的问题,指挥和控制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的确很困难,他旗下的军队被分成了众多部分,这些分支不可能都同时驻守在普林斯顿,他们占满了城镇地区,只好在沿路安营扎寨,前后绵延达五英里。在美洲糟糕透顶的泥路上,将这样一支军队排成一系列纵队行军并非易事,从普林斯顿至特伦顿的主要路线都是狭窄泥泞的小路,沿途还布满了随处可见的小溪和峡谷,这也是邓宁之所以提出分路行军最后汇合攻打敌军战术的原因之一,他早已清楚沿途的道路将会异常难走。然而,康华利却非常的固执,他在1月1日到2日的晚上开始准备,下令军队在2日天亮之前集合在普林斯顿,并在开赴特伦顿的大路上列成一路纵队,准备出发。

1月1日当晚11点钟左右,出发的命令传到了埃沃尔德的德国耶格兵团,这支军团当时驻守在位于普林斯顿中心东北方向的罗基山上,他们是在半夜的时候从普林斯顿出发的,埃沃尔德回忆道:“当时天气开始突变,由于雨下得非常大,行军变得很麻烦。”天还未破晓,驻守在普林斯顿的英国军营中就响起了战鼓,此时的耶格兵团还在行军的路上,天亮后,上尉约翰·埃沃尔德发现“整个大军都是全副武装。”他前往“军需补给站为士兵拿了点饼干和酒,”匆匆吃点东西之后,军队受命继续沿特伦顿大路前往五英里之外的梅登海德,他们将在那里与耶格兵团的残余兵力——黑森掷弹兵汇合,另外还有一支英国轻骑兵,这些剩余兵力都隶属于卡尔·冯·邓宁旗下。⁶

黑森雇佣军里那些狂暴易怒的指挥官们个个摩拳擦掌,要为自己特在特伦顿战役中所蒙受的耻辱复仇,其中表现最为极端的就是他们的总指挥官。卡尔·冯·邓宁下令军中的士兵不许放过一个美国俘虏,违令者处以严重的体罚。英国第49步兵旅的托马斯·沙利文军士曾在日记中写道,这位黑森上校“被敌人深深地激怒了,尤其是提到先前那些被美国人俘虏的黑森兵,他就更加怒不可遏,他下定决心要为他们报仇,因此他通报全军,无论军衔大小,任何一个放过美国叛军的人都将受到50下鞭打的惩罚,这意味着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将捕获的叛军俘虏全部杀死。”⁷

就在耶格兵团与英国轻骑兵严阵以待地守在梅登海德的同时,康华利正在普林斯顿从他的主力部队中挑选精兵,埃沃尔德记录了作战队伍行军的顺序:前锋部队为一排骑马的黑森耶格兵组成的军队以及一支手拿德国小型步枪的耶格步兵团,另外还有一百名黑森掷弹兵和两支轻骑兵做掩护,紧随其后的是两支英国轻步兵和“许多6磅炮”;火炮之后则跟随着六支掷

特伦顿战场上的第二次较量 1777年1月2日



弹兵团和两支英国军队以及四支黑森雇佣军，最后为拉尔军团的剩余兵力、英国卫戍部队、高地军团以及莱斯利第二大军的四支军队。所有这些部队加起来总共大约有9000人，留守在普林斯顿的后备部队则为另外三支英国军团。⁸

康华利最终得以集合绝大多数军队，按照行军顺序出发了，然而，能够将这支大军始终维持在一个队伍中却是另外一回事，像莱斯利大军中的部分部队进行集合组队的速度就很缓慢，康华利于是下令还未准备好的军队继续准备，其他大军出发，由此，两部分军队在途中相差的距离越来越大。上尉阿奇博尔德·罗伯逊曾写道：“我们从普林斯顿出发后，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保持行进队伍的统一性，照这样的行进方式，我们的军队中肯定会有一两支队伍被敌人歼灭。”有趣的是，罗伯逊想到的不是自己军队的进攻，而是被敌人攻击，这些英国人几星期前还信心满满的斗志如今已经动摇了，他们渐渐对敌人油然产生了敬佩之意，而对自己的领导人则逐渐失去了信任。⁹

组织军队行进是一回事，而保持军队行进却是另外一回事。行军的道路上处处都是充满泥浆的沼泽，深深的烂泥潭没过了士兵们的膝盖和大腿，迈出每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士兵们纷纷离开主路，在旁边的田地上行走，很快，这些田地也变得和主路一样泥泞了，马匹和大炮深深地陷进了稀软浓稠的泥巴当中，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进，即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走不上几英里，而对于落在队伍最后面的军队来说则更是难上加难了。

295

英国大军的先锋部队从普林斯顿出发后，没走太远就遭到了美国军队的武装抵抗。一些零散分布的美国岗哨占领了大邮路沿线的林地，他们开始向正在行军的英国军队射击，少数美国军队已经回到了八哩溪地区（希普托金小溪），当英国冲在最前面的骑兵连正在沿路行进时，听到从林子深处传来一声枪响，接着，一个英国骑兵中弹应声倒于马下。

当日上午接近11点的时候，英国军队到达梅登海德村庄，先锋部队耶格骑兵此时发现前方的路上有一个美国人正在骑马赶路，这个人就是伊莱亚斯·亨特，是住在附近的居民，他发现英国骑兵后，拉紧缰绳骑马飞驰而去，耶格骑兵在后追赶，其中一个耶格骑兵的战马速度飞快，不久就渐渐追上了伊莱亚斯·亨特，这个耶格兵举起手中的剑向亨特砍去，就在他将要砍到这位美国人的时候，从梅登海德教堂附近一个隐蔽的岗哨后面传来了一声枪响，耶格兵中弹，但却仍然坚持在后追赶，此时，英国的队伍中响起了军号，这可能是召回离队士兵的信号，然而随后美国岗哨里又射出了两颗子弹，那位耶格兵栽到马下，和他的战马一起被美国的步枪手击毙了。¹⁰

美国岗哨随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像他们出现时一样非常突然。于是英国和黑森先锋部队决定停止前进，暂时驻守梅登海德，“接近正午”时，主力部队从后面赶上，英国与德国军队终于在此汇合，排成“一列纵队”继续出发。此时，英国军官们总算松了一口气，他们不再担心自己的“支部队被袭击”了，然而，目前却有另外一个难题正困扰着他们，1月1日这一天已经过了一半，可距离特伦顿还有五英里之遥，离天黑却只有不到五个小时的时间了。¹¹

梅登海德以南一英里的特伦顿路段有一处溪水名叫五哩溪（今沙巴孔克小溪），再向前走一英里则是沙巴孔克大溪所在的大型横渡口，这个横渡口位于一处林地，美国军队已经占领了沙巴孔克大溪南岸，完全将自己隐藏在了“极其茂密的树林中的一英里深处”，此时，美国军队已经看见了出现在沙巴孔克大溪北岸的英国与黑森军队，这些敌军“完全将自己暴露在了空地之上”。¹²

296 潜伏在溪水南岸的美国岗哨军队已经严阵以待了，他们就是在八哩溪地区狙击英国先头部队的美军，其中包括：查尔斯·斯科特的弗吉尼亚军、爱德华·汉德的马里兰军团和宾夕法尼亚步枪兵团以及霍塞格的宾夕法尼亚德语军团，此外还有托马斯·福瑞斯特上尉宾夕法尼亚连队的六门大炮，这些军队加起来总共将近有1000人。¹³

指挥这支大军的统帅是一位来自马提尼克岛的法国军官——马提亚·德·洛切·弗莫伊，他被美国封为圣路易斯—克罗依斯骑士，1776年11月，他通过演说进入美国战争委员会，成为美国大陆军准将，1777年1月2日，弗莫伊受命带领一支军队埋伏在特伦顿的路上。他的行为看起来很怪异，但是他的美国士兵们却无从评判他，作为一位来自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士兵们通常能够善意地理解他的奇异举动，即使那是一个过失和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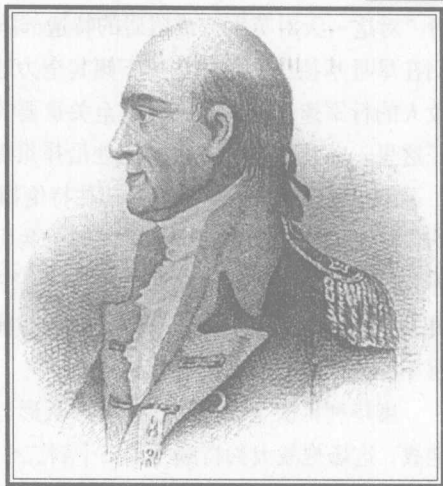
就在英国和德国大军正从梅登海德方向逼近沙巴孔克大溪时，洛切·弗莫伊将军却飞身上马向特伦顿疾驰而去，他丢下自己指挥大军的职责，直到战役结束后也音信全无，没再回来。相对比较了解洛切·弗莫伊的威尔金森少校曾评价说他就是一个“毫无用处的醉鬼”。在后来发生的提康德罗加战役中，洛切·弗莫伊竟纵火焚烧自己的指挥部，使整个美国大军所在的阵地位置全部暴露在逼近的英国军队面前，洛切·弗莫伊因此被开除了军职。¹⁴

洛切·弗莫伊将军的突然出逃使美国大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然而幸运的是，时任高级指挥官的宾夕法尼亚步枪兵团统帅爱德华·汉德自告奋勇充当军队的临时总指挥。汉德看起来就像一名普通的士兵，高高的个子，身材偏瘦，他意志顽强，是一位天生的领导人。那天与他并肩担起领导责任的还有一位能干的指挥官，那就是来自巴尔的摩的亨利·米勒少校，他“以无论面对何种困境都能保持镇静勇敢而赫赫有名”。¹⁵

随着洛切·弗莫伊的战马逐渐消失在大路的尽头，爱德华·汉德与亨利·米勒肩负起了统领美国大军的指挥权，当时在场的一位士兵回忆道，汉德“将士兵埋伏在了溪水南岸的树林深处，米勒少校率军在左翼，他自己则带领军队隐藏在右翼”。美国军队静静地潜伏在那里，等待英国军队的出现，之后当敌人的“侧翼和前锋部队”靠得越来越近时，美军扣动扳机，开始“从隐蔽的埋伏圈内”向英军开火，“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炮弹”密集地向英军射去，由于距离很近，命中率也相当高，这次进攻有力地打击了英国的前锋部队，“迫使他们惊慌撤退，四散奔逃回英军主力部队所在的阵地。”福瑞斯特旗下大炮的参战彻底阻断了英国军队前进的步伐。¹⁶

297 出现在沙巴孔克大溪沿岸的美国部队迫使康华利将前进中的主力部队调整为作战队形，威尔金森写道：“我们勇猛的作战和极具杀伤力的进攻迫使敌人摆开了战斗架势。”英国统帅康

爱德华·汉德上校，19世纪版画。这位能力突出的美国上校是由步枪民兵团选出的军队领导人，在纽约和新泽西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第二次特伦顿战役中，就在英国军队渐渐逼近的关键时刻，由于他的上司——一位志愿参加美国军队的法国将军弗莫临阵脱逃，从而担任起梅登海德沿路战役的指挥官。（选自亨利·H. 约翰逊于1878年出版的《1776年纽约及布鲁克林周围战事》，章节〈表面〉，114页）



华利还决定“调动炮兵列出战炮，在全军进入树林之前花费半个小时的时间对这个树林进行仔细的搜索”。然而，威尔金森写道：“这项搜索行动”却总共“花费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的步枪兵团在这两个小时里屏住呼吸，准备随时进入下一场战斗。”¹⁷

汉德的步枪兵团向后退到了另外一个相对坚固的阵地，那些搜查树林的康华利的军官们已经找到了美军在树林里位于左方的侧翼地点，因此美国军队必须再坚守住一个足够强大的阵地。一位英国军官回忆道：“骑兵团队和高地军团组成了队伍在我们前方左侧行进，”渐渐离阿索平克溪上游的浅滩越来越近，正在此时，埋伏在那里的美国新英格兰军队突然出现了，英国工兵上尉罗伯逊写道：“这些美国兵大约有两三千人，为了迷惑我们，他们向右侧跑去，看上去像是要从两个不同的地点涉水过河，如果我们继续追击的话就会使我们开往特伦顿的左翼部队变成了右翼。”英国的这些侧翼部队停止了追击，他们又退回到了当初行进路线的中心地区。¹⁸

汉德军队此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自己的兵力人数只是英军的六分之一，他们缓慢地向后撤退，穿过树林，队伍一直保持着较好的队形，所有的武器装备也都没有丢失。他们已经成功地阻碍英军行进长达两个小时，此时是接近下午三点钟，阳光照射下的人影也越拉越长，离日落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了，距离特伦顿也只有两英里的路程，美军向后撤退一英里半之后，到达了特伦顿大路沿途的一个十字峡谷——斯托克顿峡谷，¹⁹他们决定就在此处建立一个坚固阵地，汉德的步枪兵在左侧埋伏好，福瑞斯特上尉也将大炮排在峡谷的后方，俯瞰着特伦顿大路，²⁰右翼则为查尔斯·斯科特上校的三支弗吉尼亚军队，守住了特伦顿大路和阿索平克溪上游浅滩之间的空旷地带，驻扎在这里的所有美军加起来估计要有600人左右。²¹

此时，美国的这些防卫军已经离特伦顿相当得近了，距离只有半英里。乔治·华盛顿也骑马赶到这里，身后跟随着纳萨尼尔·葛林与亨利·诺克斯，他对这两位将军表达了自己需要再多一点的时间将自己旗下的部队调至远离阿索平克溪的特伦顿南部做好防御准备的想法，同

时“对这一天对英军造成阻碍的特遣部队表示感谢，尤其是这些炮兵和大炮，”并且“下令他们在尽量不损失大炮的情况下倾其全力地坚守住这块阵地”，华盛顿对他们说：“能够拖延住敌人的行军速度对战役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最好能将他们拖到黄昏”，说完这番话后，他就“离开这里，前往阿索平克溪水远处沿岸组织军队进行防御”。²²

康华利的正规军此时正在前往特伦顿的行军路上，这位军队统帅的急躁加上美国军队誓死的作战决心使这些夹在中间的英国士兵们承受着一种深深的压迫感。当这些士兵走进了美军的包围圈后，福瑞斯特的大炮就向“这些敌军开了火”，美国的圆形炮弹不断地飞出去，砸到英军行进的大路上后爆炸，使这些正在前进的队伍成了炮弹的靶子，于是，这次炮击再次阻断了英军前往特伦顿的行程。

康华利再次下令军队摆开战斗队形与敌人作战，并将野战炮拉上了战场，双方展开了一场炮战，这场炮战大约持续了“二十到二十五分钟”，之后，一支长长的由身穿红蓝军服的英国步兵与黑森掷弹兵组成的队伍开到了前线，向美国军队发起群射，他们的“步枪射击混合着大炮的炮弹”向美军扫射。英国大军的左翼部队则是由邓宁率领的米尼戈罗德军队与拉尔兵团的残余兵力，这支军队继续向高处前进，以达到俯瞰菲利普浅滩的目的，对驻守在阿索平克溪上游浅滩的美国侧翼部队——新英格兰军进行阻击。²³

299 美国少校威尔金森率领着新英格兰军在远离菲利普浅滩的岗哨阵地观察着这场交锋，“我从阿索平克溪对岸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战场的侧面，”他写道，此时天已经擦黑了，威尔金森还记得“暮色很快就笼罩了战场，不过我还可以辨认出自己军队的步枪枪口射出的火光。”美国军队已经完成了华盛顿下达的任务，黄昏已经降临了，此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距离当时的冬天日落时间4点46分还有大约半个小时。²⁴

此时此刻，英国军队的火力重点已经全部集中到攻打美国防卫军的任务上来了，他们对这些美国士兵步步紧逼，福瑞斯特和汉德为了避免全军覆没，率领军队穿过特伦顿向后撤去，一些弗吉尼亚士兵则向右方的阿索平克溪上游浅滩方向撤退，米尼戈罗德军队的黑森兵在日记中写道：“即使一直遭到林辛军队和布洛克军队的炮击，可这些美国兵还是维持着整齐的队伍向后撤退。”²⁵

在阿索平克溪水南部，华盛顿眼见汉德的步枪兵和福雷斯特的炮兵撤退到特伦顿村庄内，他下令希契科克的罗得岛军队穿过阿索平克溪进入特伦顿去支援这两支撤军。利皮特旗下的罗得岛军队中有一位名叫约翰·豪兰的士兵，他回忆道：“我们受命跨过阿索平克溪上的石桥，穿过特伦顿的主干道，掩护撤退的炮兵和步兵，随他们一起进入并穿过特伦顿，到达了城镇的最北部。”²⁶

豪兰回忆说：“这一天的战役终于进入了白热化，我们遇到自己的撤军之后，从中间闪开一条道路让他们通过，然后再把分开的队伍紧密的集合在一起，在后面掩护他们撤退，我们形成了一个相当坚固的纵队，沿狭窄的道路向溪水石桥方向撤去，英国军队在我们的后面紧紧地跟随而来。”²⁷身穿绿色军装的黑森耶格兵团以及身穿红色军装的英国步兵团沿特伦顿的

边道小巷席卷而来,在大量民房的掩护下进攻美国新英格兰军的侧翼部队,美国军队的撤退逐渐失去了队形,而英国军队的进攻却加快了速度,当时正在大炮后方观察战事的亨利·诺克斯发现,“大量的黑森军匆忙杂乱地涌入特伦顿,就像几天前我们率领军队将他们赶出去时的情景一样。”他还写道:“这些黑森兵风卷残云般地逼退了我们这一小股兵力,尽管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太大的人员伤亡。”²⁸

此时的特伦顿城已经一片混乱,当美国的罗得岛军队撤向阿索平克溪的时候,豪兰回忆道:“英国军队迅速出击,从石桥的侧面阻断了我们上桥的行进路线。然而他们的这个突袭计划并没有得逞,因为我们距离石桥已经很近了。”美军此时正奔向阿索平克溪,绝大多数士兵已经赶到了石桥,有些士兵则在靠近特拉华河的下游浅滩处涉水过河,美国炮兵也开火掩护这些正在过河的撤军,士兵豪兰写道:“在阿索平克溪南岸”,美国军队向正在逼近的英军和黑森兵射击,“击中了他们的前锋部队和侧翼部队,迫使他们向后撤退。”²⁹

一队泽西民兵队伍回忆说:“在我们跨过阿索平克溪上的石桥之前,敌人离我们的距离已经很近了,我们驻守在特伦顿方向溪岸上的军队开动了大炮,从上至下地向英国军队连续射击,得以掩护我们从英军占领的大街上冲杀过来。”³⁰

在这场混乱的撤退与追击中,一些美国人落在了后面,还有少数几个被紧逼的英军和黑森兵给捕获了,约翰·罗斯布拉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北安普敦的一名苏格兰长老会的老牧师,当美国大军穿过特伦顿城进行撤退的时候,他正坐在“闪星”客栈里,屋外传来的战斗嘈杂声越来越大,于是他冲到了大街上,发现一些人已经上马,并正沿大街向阿索平克溪飞奔而去,然而,罗斯布拉已经迟了一步,“一伙黑森兵”抓住了他,并且他们将要按照冯·邓宁上校的“对叛军俘虏不留活口”的命令处死他,这伙黑森兵上演了一出惨无人道的“闹剧”:他们利用手中的武器,抢走了罗斯布拉身上的钱和腕上的手表,还扒去了他身上的衣服,然后开始用刺刀在他的身上乱戳,这位牧师不堪痛苦地跪在地上,企求他们能放过他,然而,这些黑森兵最终还是杀害了他。罗斯布拉那一丝不挂的尸体是在一个空旷的野地里被发现的,身上有十三处刺刀留下的伤,头部也有多处砍伤,许多英国军官都是信仰长老会的教徒,他们痛恨这些黑森兵,对罗斯布拉的死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³¹

当美国撤军在石桥上集合的时候,他们的队伍已经零零落落、松散不堪了,英国轻步兵团在阿索平克溪下游浅滩附近正好遇到美国的德语兵团,战斗中,绝大多数美国士兵跨过了溪水成功逃脱,而有些士兵却被俘虏了,这些被俘虏的美国士兵无一人幸免,全部死在英国军队的刀下,其中还包括德语兵团的指挥官尼古拉斯·霍塞格上校。³²

几乎全部美国撤军都成功地跨过了阿索平克溪,豪兰写道:“溪水上的石桥很窄,我们的队伍通过时显得非常拥挤,士兵密密地聚在一起,就像一团麻,而后方的军队却正在拼命攻上桥头。”³³乔治·华盛顿骑马赶了上来,他坐在马上静静地立在桥边,每一位过桥的战士都会与他擦身而过,士兵豪兰写道:“华盛顿将军跨下那匹高贵的战马,用肚子紧紧地贴着石桥最西边的围栏,华盛顿将军脸上的坚定、沉着与庄严鼓舞着每位士兵的战斗士气,在这个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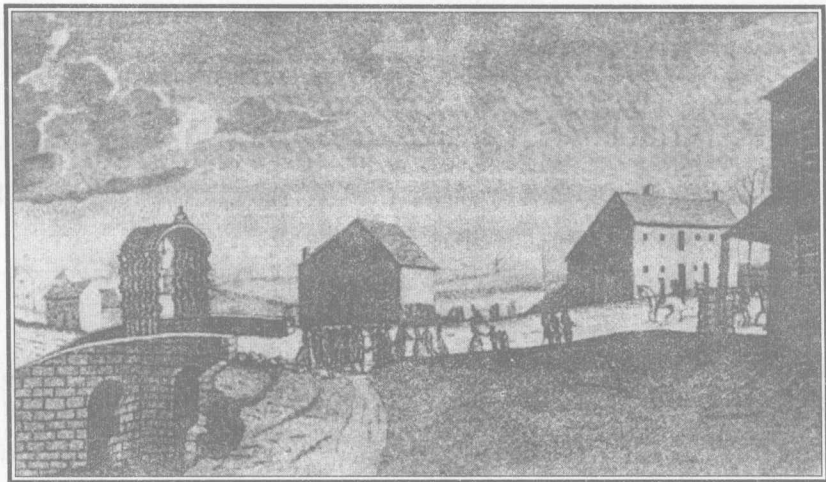
301 定生死的关键时刻，他的神情保证了士兵们的作战决心。我很幸运地成为从西边栏杆过桥的士兵，当我走到栏杆尽头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从将军战马肩部传来的力量，还碰到了华盛顿将军的靴子，那匹战马同将军一样坚定威严的站在那里，看上去似乎懂得要与主人一样坚守住自己的岗位与职责。”³⁴

这是再次有人评价乔治·华盛顿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美国步兵在他这种沉默从容的领导下得以重整旗鼓。在第二次特伦顿战役中，这支小步兵队伍中的绝大多数士兵都曾与乔治·华盛顿并肩作战，许多人都与他交谈过，他们感觉华盛顿就是自己身边的一名普通士兵，并深受他以身作则精神的鼓舞。为华盛顿这样一个人作战，你会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觉：那不只是一种信任与忠诚，更是心中对他的信赖与对他全心的拥护。

美国撤军安然渡过阿索平克溪之后，华盛顿指挥军队进入防御阵地，在他的作战计划中，最关键的就是地形与横跨阿索平克溪的成功。解冻后的雪水和大量的雨水汇入阿索平克溪，使它的水流更加汹涌澎湃，亨利·诺克斯发现除了少数几处浅滩之外，“绝大多数浅滩”的水位都已经不能使人安全地涉水过河了，华盛顿防御阵地左侧靠近特拉华河的下游部分还有一处“低势浅滩”可以供步兵们徒涉，阵地中心地区就是坚固无比却非常狭窄的石桥，右侧则是远处的两个上游浅滩：一个位于菲利普磨粉厂附近，是一个极易趟过的小浅滩；另一个位于亨利磨粉厂，据说那里的水位相对比较深，水流也很汹涌，马匹和所有的士兵几乎都不能徒涉，除非是水性很好的游泳高手。

华盛顿的兵力部署布满了整个可以跨过阿索平克溪的横渡地区，美国防御作战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火炮，华盛顿在防御阵地中心地区的石桥附近布置了八九门大炮，火力范围覆盖了全部桥身，有些炮之间的距离只有40码，密密地排列在一起，此外，他在“磨粉厂后面”的上游浅滩沿岸安排了12门大炮，剩下其余所有的大炮则被派往下游地区。³⁵华盛顿将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大陆军步兵团分别安排在三个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右翼部队为阿瑟·圣克莱尔率领的新英格兰军团，大约有1400人，这些士兵绝大多数都驻守在菲利普磨粉厂，这个地方是过河的最佳位置；左翼部队为希契科克旗下的罗得岛军团。士兵豪兰写道：“当我们在过桥的途中，华盛顿将军就亲自告诉我们的希契科克上校，命令他过桥后带领军队直接奔赴左侧阵地，迅速组织好队伍——或者可能用的是‘立即’，或是‘尽可能快’——我不太能确定他用的到底是哪个词；组好队形的同时，还要列好大炮，炮头指向”位于大路与溪水之间的“阿索平克溪南岸不远处的一片小草地”。“我们迅速完成了这个任务，过桥后直奔阿索平克溪的左岸，将大炮对准了敌人，”此时的英国军队正在“位于大路和特拉华河之间的……一片小草地”那里建立阵地，打算在下游浅滩沿岸开展堑壕战。³⁶

在阵地的中心地区，华盛顿则安排了弗吉尼亚军团来镇守石桥这个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一个弗吉尼亚士兵回忆道，当他们正在向石桥进发的时候，“华盛顿将军走了过来，他走到我们所有人的面前，告诉斯科特上校要誓死保卫这座桥，哪怕到战争的最后一刻，斯科特上校发着毒誓重复到：‘是！直到剩下最后一名士兵！将军！’”³⁷



阿索平克溪上的石桥，位于特伦顿。木版画，选自1789年5月出版的《哥伦比亚杂志》。图中位于桥上的拱门是后来专门为了向进行总统就职演说的乔治·华盛顿表达敬意而立的，华盛顿本人则骑马出现在画面的最右侧。

华盛顿还在各路大陆军之间零散地布置了民兵军队：石桥的两侧为尤因将军的宾夕法尼亚民兵团和纽科姆的新泽西民兵团，凯威莱德的宾夕法尼亚联合军团和五门大炮“被安排在距离特伦顿右方大约一英里的战场上，负责在那里的主干道上从侧翼狙击敌人。”默塞尔的军队则布置在了位于池溪以南“阿索平克溪上游两英里”的高地上。³⁸

其余的步兵团则被组成三路纵队，其中一支队伍占据了一座隆起的小山，所在位置比其他两支部队要高许多，这样可以使射程更加清晰，一个泽西民兵写道：“从外表看起来，军队从上至下把整个小山的斜坡包得密不透风。”在石桥上，斯科特的步兵团成为防御部队的前锋，汉德的宾夕法尼亚步枪兵团与剩余的霍塞格德语兵力紧随其后，最后为民兵部队。石桥在许多美国士兵步枪的射程范围之内，他们的大炮也火力十足，在枪炮方面，英国军队和黑森兵的武器要逊色很多，就是美国的这些枪炮才在横渡阿索平克溪水的关键时刻形成了一道连续的密集火力战场，成功地阻断了英国军队的追击。³⁹

根据现今可靠资料的记载，第二次特伦顿战役中的美国兵力大约有9个军团6800名士兵，³⁰³这是1776年圣诞夜第一次攻打特伦顿时军队人数的三倍，⁴⁰防御阵地的范围也从特拉华河一直延伸到了菲利普浅滩上游的沼泽地，总共大约有三英里，新英格兰军团上尉斯蒂芬·奥尔尼回忆道，“士兵们全部分散布置在火力线上，这样就使我们的军队看起来非常庞大，气势雄伟、令人敬畏。”奥尔尼认为“只有美国人自己才会想到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⁴¹然而，这个策略并没有骗过作战经验丰富的英国指挥官们，他们借着夕阳下强烈的光线通过战地望远镜仔细地研究了美国的防御阵地，罗伯逊发现“美国的主力部队已经严阵以待了，军队大约有6000至7000人，潜伏在阿索平克溪沿岸以及前面的石桥附近，另外还可以看到一些野战炮”。

与此同时，美国军队也同样可以清晰的观察到英国军队的情况，这个观察结果的确要令美国人审慎从事：康华利的军队已经占领了位于特伦顿城高处的阵地，他们可以从阿索平克溪对岸清楚地看到美国军队的部署情况，康华利将军沿高地的顶峰按“战斗队形”布置了一长队兵力，而在特伦顿城内，英国步兵纵队正在向阿索平克溪前进。美国军队将这些准备发动进攻的英国军队和黑森雇佣军的兵力情况尽收眼底——这些军队的人数可要比美国的防御兵力多得多。

美国军队永远也忘不了当他们看到英国全部兵力部署情况的那一刻，当时留下的书面资料中记录了士兵们的情感，所有人的感受都惊人的相似，他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要比他们经历任何一场战争时都要强烈，詹姆士·威尔金森少校就是其中一位，他属于布置在阵地右翼的圣克莱尔军团，四十年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回忆道，当美国士兵看到“康华利军队的部署和英国不断延伸的火力线时”，那简直就是一个令美国人感到“极度艰难的时刻”，他写道，“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中存在着决定生死的关键性时刻的话，那么当时的瞬间无疑使我们相信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三十分钟就足以使双方兵戎相见，三十多分钟就可以决出胜负；我们的心里充满着悲伤，美利坚合众国将会为失去华盛顿这位心爱的将领和我们这些勇敢的儿子而哭泣。”⁴²

斯科特旗下弗吉尼亚军团的罗伯特·比尔少尉也有同感，他率领部队驻守在美国防御阵地中心地带的石桥，“当时的确是一个令我们感到极度艰难的危机关头，”他写道，“我们已经没有可能再次横渡特拉华了，河面上冰块结得有房屋那么高，顺着湍急的河水冲向下游，我们也没有山路可以退，因为英军就在我们的阵地和山区之间建立了火力线。”⁴³

304 驻守在石桥和特拉华河之间的美国左翼部队罗德岛大陆军中，普通士兵约翰·豪兰写道：“就在一小时里，是的，也许是四十分钟内，当英国军队第一眼看到美国埋伏在他们眼前的石桥和溪水的军队时，即将爆发的战争将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和极其引人注目的事件——那就是我们将会成为独立国家的子民，还是被征服的叛乱者。”⁴⁴

这样一种极度危急的紧张气氛终于在两位指挥官的谈话之后有所缓和，他们是驻守在下游浅滩的希契科克罗得岛军团中的指挥官，他们的话语代表了美国军队当时出现的另一种战斗情绪，其中一位是斯蒂芬·奥尔尼上尉，他是美国军队中的老兵，经历了波士顿包围战、纽约周围的一系列失利战役以及新泽西大撤退，然而即使如此，他却仍然对美国处在阿索平克溪岸边时那极度危急的时刻心有余悸，“当时的情况在我看来，”他写道，“那是我所见过的美国所面临的最铤而走险的一刻。”

对于美国军队所面临的其他形势，奥尔尼敏锐地意识到“我们没有可以横渡特拉华的船只，即使有，强大的敌人也必定会在我们登船之前就将所有的船只毁掉”。他看不到其他任何一条可以逃脱的路线：“要想从敌人位于特伦顿与普林斯顿之间的火力线冲出去似乎不大可能，”也找不到“可以撤退到泽西南部的”战略点，况且“那里也没有可以接应我们的军队。”⁴⁵

一切都这么“令人沮丧”，奥尔尼写道，然而“就在我快要承受不住这所有令人气馁的劣势时，士兵和指挥官们看起来却是那么的兴奋，个个都是精神抖擞。我问身边的布里奇斯中尉，他此时是怎样看待我们的独立事业的，他愉快地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不过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在所有美国士兵的记忆中，即使是在那样一个“极度艰难的时刻”，他们也使另一种战斗情绪又回到了自己的心中，那是曾在美国军队中出现过的乐观精神，在那个昏暗的夜晚，这些美国士兵感受到了从自身爆发出来的力量，彼此用必胜的信心鼓舞着对方，上帝会眷顾美国的信念一直伴随着所有的战士。⁴⁶

另一方面，英国军队与黑森雇佣军的各位统帅们正率领军队在越来越黑的天色中行进，他们在寻找美国军队的弱点，期望着在给美军沉重的一击之后，这些叛乱军也会像上几次一样仓皇逃窜。于是，他们在暮色中向阿索平克溪上的主要横渡点发起了试探性的进攻。

英军的首次进攻地点选择在下游浅滩。美国军队跨过阿索平克溪进行撤退时，康华利就下令轻步兵和耶格兵在后追赶，埃沃尔德上尉经历了此次追击战中最为激烈时刻，他写道，“耶格兵与轻步兵试图立即就占领石桥这边的民房……然而美国在这里设立的岗哨非常难对付，无数的士兵倒在了石桥两边，伤亡惨重。”⁴⁷

大约下午五点钟的时候，当时正是日落之后，天还没有完全黑，英国的轻步兵团与黑森的耶格兵团试图横渡下游的浅滩攻击美国的左翼部队，华盛顿发现了这支正要发动进攻的敌军，于是下令希契科克的罗得岛大陆军向他们开火，阻止他们的进军，英军和黑森兵遭遇了美国人发射的弹雨，士兵豪兰回忆道，“我们赶到了阿索平克溪岸边，在那里遭遇敌人，一番阻击之后，这些英国兵为了谨慎起见，迅速在大量民房的掩护下撤退了，”斯瑞克补充道，“勇敢的新英格兰战士在炮击战中率先向敌人发射了一连串的炮弹，于是那些英国兵很快就放弃了进攻的念头。”⁴⁸

英军的第二次进攻随后就在另一条战线上开始了，一支庞大的黑森掷弹兵团向石桥方向席卷而去，这些掷弹兵曾经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深知要集中兵力去攻打坚固的战略阵地，他们将四门大炮推向战场，其中两门架在主干道上，另外两门则安排在了“瓦伦先生的住宅后面”，此外，英军还将佩带短枪的耶格兵布置在阿索平克溪沿岸去对付美国炮兵和美军在岸边设置的密密麻麻的大炮。部署完毕，这些黑森兵开始炮轰美军，双方的这场炮击战大约持续了12分钟。

此时驻守在石桥附近的美国三支弗吉尼亚军团正在严阵以待，指挥军队的领导人（事实上这些军队在洛切·弗莫伊临阵脱逃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帅）为查尔斯·斯科特上校，他转身面对这些士兵，就他们的枪法进行训话，“我亲爱的战士们，”他说，“你们知道，我们经验丰富的总司令派我们在这里守住这座桥，上帝保佑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现在，我要对你们说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你们在射击的时候总是习惯向上开枪，这样会浪费很多弹药和子弹，我曾就这一点不只一次地骂过你们。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不许再浪费一颗子弹，打出去的每一枪必须要命中。你们要向下射击，小伙子们，无论什么